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注釋本甲種第一冊

葉聖陶 周予同
郭紹虞 覃必陶
合編

〔注釋本〕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甲種第一冊

開明書店印行

本讀文國編新明開

〔册一第種甲 本釋注〕

版初月一十年六四九一

版一十月九年〇五九一

元〇五七一幣民人册每

(本紙產國)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編者

郭葉聖陶
周予同
鄧紹虞
覃必陶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47 P) Y

注 (3137)

序

我們編這部讀本，預備給自修國文的人應用。如果教師們認為可採，取作學生的補充讀物，或者逕作講讀的材料，也可以。

白話文言混合教學的辦法，是十一年編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的時候開的頭。到如今二十多年了，沒有改變。有些人關心這件事情，以為混合教學雖有比較與過渡的好處，也有混淆視聽與兩俱難精的毛病。二十年來國文教學沒有好成績，混合教學也許是原因之一。他們主張分開來教學，讀物要分開來編。我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這部讀本就分開來編，甲種六冊專選白話，乙種三冊專選文言。到底比混合編的本子好還是不好，當然要待試用了。相當時期之後纔可以知道。

我們編這部讀本，第一，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就積極方面說，足以表現現代精神的，與現代青年生活有關涉的，為現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那些文篇纔入選。第二，希望讀者讀了這部讀本，自己去讀成本的書，所以一部分的材料是從成本的書中節錄出來的。自修國文不能單靠一種讀本，要多看成本的書纔容易見功效。第三，既稱讀本，文字形式上應該相當的完整，所選文篇如有疎漏之處，我們都加上修潤的工夫。這是要請各位作者原諒的，為着讀者的

的利益起見，想來一定能蒙各位作者原諒。

在每篇文字之後，我們寫了短短的幾句，或是指點，或是發問，意在請讀者讀過以後，再用些思索的工夫。可以思索的當然不止這些個，我們寫的不過舉例而已。

這部讀本另外有一種本子，後面不附注釋。讀者可以就需要選用一種本子。

三十五年七月，編者。

目次

繁星·····	巴金一
火燒雲·····	蕭紅二
佛蘭克林做徒弟的時候·····	陶行知五
少年時代的朱元璋·····	吳晗七
平民夜校開學演說·····	蔡元培三
習慣成自然·····	翰先五
郵差先生·····	蘆焚六
威尼斯的小艇〔馬克吐溫原著〕·····	劉正訓三
兩首詩	
太陽的話·····	艾青三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復三

科學的頭腦……………任鴻雋元

人民的世紀……………開明少年三

濟南的冬天……………老舍四

交湖風景……………朱自清五

乞丐〔屠格涅夫原著〕……………李岳南四

聰明人傻子和奴才……………魯迅四

離枝之前〔薩爾丹原著〕……………胡仲持四

背影……………朱自清四

撤退〔格洛斯曼原著〕……………茅盾三

撤退（續）……………吳

撤退（續）……………奎

繁星

巴金

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夏天晚上在庭院中納涼時，我最愛看天空中的繁星。看着那星天，我就會忘掉一切，彷彿回到了母親的懷裏。

在南京時，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後門，每晚上一打開後門，我便起一種特別的感覺。夜景靜寂，下面是一片菜園，上面是星羣密布的藍天。星的光亮在我們的肉眼裏雖然微弱，然而牠使我們覺得牠的光明無處不在。那時候，我正在讀一點關於天文學的書，認得了一些星，見了牠們，好像遇見了許多朋友。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對。我把牠們認得更熟了。我躺在艙面上仰望，深藍色的天空裏懸着無數半明半滅的星。船在動，星也在動，牠們那樣地低，真是搖搖欲墜呢。漸漸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見無數的螢蟲在我周圍飛舞。海上的夜景是柔和的，靜寂的，夢幻似的。我望着那許多認識的星，我彷彿看見牠們在眨眼，我彷彿聽見牠們在低聲說話。這時候，我真忘了一切。在星的懷抱中我微笑着，我沈睡着，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現在睡在母親的懷裏了。

「一」說的看着星，分三個時期三個地點。前面兩回是回憶，從現在這回引起。

「二」說「好像看見，」「彷彿看見，」「彷彿聽見，」有什麼作用？

火燒雲

蕭紅

晚飯過後，火燒雲就上來了。照得小孩子的臉紅紅的。把大白狗變成紅色的狗了。紅公雞就變成金的了。黑母雞變成紫檀色的了。餵豬的老頭子往牆根上靠他笑盈盈的看着他的兩頭小白豬變成小金豬了，他剛想說：

「你們也變了……」

他的旁邊走來了個乘涼的人，那人說：

「你老人家必要高壽，你老是金鬍子了。」

天空的雲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堂堂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兒紅堂堂的了，一會兒金洞洞的了，一會兒半紫半黃，一會兒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黃，茄子紫，這些顏色天空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出來，見也未曾見過的顏色。

五秒鐘之內，天空裏有一匹馬，馬頭向南，馬尾向西。那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騎到牠背上，牠纔站起來。纔過一秒鐘，沒有什麼變化。再過兩三秒鐘，那匹馬大起來了，馬腿伸開了，馬頸子也長了，一條馬尾巴卻不見了。

看的人正在找尋馬尾巴，那馬就變隱了。

忽然又來了一條大狗。那條狗十分兇猛，牠在前邊跑着，牠的後邊似乎還跟着好幾條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大狗也不見了。

又找到了一頭大獅子，和娘娘廟門前的大石頭獅子一模一樣，也是那麼大，也是那樣的蹲着，很威武很鎮靜的蹲着，牠表示着漠視一切的樣子，似乎什麼也不睬。看着看着，一會兒又看到了別的一個什麼。這時候可就麻煩了，人的眼睛不能同時看東又看西。這樣子會活活的把那大獅子糟蹋了。一轉眼，一低頭，天空的東西就變了。若是再找，哪怕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

大獅子既然找不到，另外的什麼——比方就是一頭猴子吧，猴子也沒有了。

一時恍恍惚惚的，滿天空裏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是什麼也不像，什麼也沒有了。

必須低下頭來，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沈靜一會兒再看。

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愛好牠的孩子。一會兒工夫，火燒雲下去了。

於是孩子們倦了，回屋去睡覺了。也有沒來得及進屋的，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依在祖母的懷裏，就睡着了。

祖母手裏拿着白馬鬃蠅甩子，就用蠅甩子替孩子趕蚊蟲。

祖母不知道孩子已經睡着了，還以為他在那裏玩着呢。

「下去玩一會兒去吧，把奶奶的腿壓麻了。」

用手一推，那孩子已經睡得搖搖幌幌的了。

這時候，火燒雲完全下去了。

於是家家戶戶都進屋去睡覺，關起窗門來。

「一」篇中敍雲的變化極活潑。變化快，看的人應接不暇，都連帶的敍了出來。

「二」餵豬的老頭子剛想對豬說「你們也變了……」走來的人卻對老頭子說「你老是

金鬍子了，」所有一切東西全照在雲光中的情景，如在目前。

佛蘭克林做徒弟的時候

陶行知

佛蘭克林生於公元一七零六年，死於一七九零年，活了八十四歲。他死了之後，墓碑上刻有幾行字：「他從皇帝的手裏奪了政權來，從天上奪了電氣來。」

這很短的墓銘差不多是佛蘭克林一生功業學問的縮影。他是一位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你如果讀一讀他的自傳，便要驚訝這位偉人原是一個小徒弟出身。他參加美國獨立運動的功績，誰都知道，不必我來多說。我只要敘述他做徒弟時代的小史。

他八歲進拉丁文小學，九歲考入算寫學校，十歲便因家計困難停學，跟着他父親學做蠟燭和肥皂。他不喜歡做這種手藝，卻喜歡游泳，划船，常想航海去。父親知道他有這樣的傾向，很是擔憂，便時常帶他在街上參觀木匠，磚匠，銅匠，轆轤匠及其他匠人的工作，以便將來可以選擇一行，作為他終身的職業。佛蘭克林在自傳裏說，這種親切詳細的參觀，對於他很有影響。後來，家裏東西破了，用不着匠人，他自己會修理；科學實驗要用儀器，他自己也可以製造：這些本領都是靠了參觀

手藝得來的。

他雖在蠟燭店裏做徒弟，但是好看書。兩年後，他父親便因此叫他去學印刷業。一七一七年，他的哥哥詹姆士從英國帶了印刷機和字模，到波士頓來設立印刷所；他得到父親的同意，和詹姆士立約做九年徒弟。這時他祇十二歲，要到二十一歲纔滿約。他自從在印刷所裏做了徒弟，認識了好些書鋪裏的徒弟，全城的書鋪便成了他的流通圖書館。他每逢借了書來，當夜就要看完，因為照規矩次日早上是必須還人家的。這樣，他雖是個徒弟，同時也是個學生；他自己看的書，比平常學校裏的學生所看的，還要多好幾倍呢。

他得到賽諾芬寫的蘇格拉底言行錄，極佩服蘇格拉底的對話法。他開始用謙虛的問話，懷疑的態度，把人家逼得無話可說；有時連素負盛望的名人都被他問倒。他在少年的夥伴中居然成了一位蘇格拉底。

一七二一年，他的哥哥開辦新英吉利報。這時佛蘭克林已經會做文章，但怕哥哥輕視他年幼，不給登載，便用假名投稿。每次都被披露，聽人稱讚幾句，非常歡喜。後來，他哥哥因登載政論得罪議會當局，被捕監禁一個月，靠佛蘭克林的支持

新英吉利報得以不致停頓。詹姆士被開釋後，仍不准辦報，便由弟弟頂替。那時候，佛蘭克林祇是一個十七歲的徒弟還未做滿的孩子，居然做起報館的總經理和主筆來了。

〔一〕 多觀察，多看書，是自學的兩個重要法門。佛蘭克林從小能幹，就在乎多觀察，多看書。

〔二〕 兩句墓銘的上一句什麼意思？下一句說的佛蘭克林發見了空中有電氣。

少年時代的朱元璋

吳 晗

元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春季，淮北一帶，好幾個月沒有下過雨。栽下的苗曬得乾癟枯黃，遍地都裂成了一條條的龜縫。挨到快收割的時候，穗上稀稀的幾顆粟粒，又給彌天漫地的蝗蟲吃得一乾二淨。村子裏有年紀的人都說，幾十年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年成，這日子着實是過不得了。不料禍不單行，村子裏的人接二連三的病倒，起病時只覺得渾身無力氣，上吐下瀉，不到一晝夜便斷了氣。開頭大家

還不覺得，到了村東頭劉家一天病死五個大人，隔壁的一家三口都同時病倒同時斷氣的時候，纔知道這是可怕的瘟疫。慌得滿村人攜兒帶女，逃往親戚家躲避，連家裏的病人也顧不得了。不過幾天的工夫，這上百人家的村子便鬧得人煙寥落，雞犬聲稀，顯出一片淒涼黯淡的景象。

小河邊的朱家——朱世珍夫妻和他們的長子朱興隆便在這次瘟疫裏相繼死亡，次子興盛和他的小兄弟朱元璋（原名興宗）眼看一家人在短短幾天內便死了三口，只急的相對痛哭。尤其傷心的是：家裏沒有一貫鈔，買不得棺木，更買不得塋地。正沒計較處，幸虧隔壁住的劉繼祖是個財主，有慈心，聽得朱家連遭三喪，沒法安葬，慨然捨了一塊地，兩兄弟稱謝了，將就把幾件破衣裳包紮埋了，纔算了卻一樁大事。

元璋餓了幾日，到處找活計作。誰知大戶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到處碰壁，懶洋洋地不願回家，一逕到村外給他父母上墳。他蹲在父母墳邊，又傷心又着急，沈思日後的出路。

他長得軀幹魁偉，黑黑的臉，下巴比嘴唇長出一寸多，高高的顴骨，卻又大鼻

子，大耳朵；就整個臉盤看，恰像一個橫擺的山字，腦蓋上一塊奇骨隆起，像一個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樣子雖看着叫人不喜歡，卻怪得勻稱，怪得威嚴而沈着。

他今年十七歲了，六七年前纔移住到這村子——濠州鍾離太平鄉。他父親老實本分，辛苦了一輩子，纔掙得三兩畝薄田，兩間破房子，好容易盼得兒女都長大了，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婦，老三興祖出贅給劉家：老大生了兩個孩子，老二也生了一個男孩，大女兒嫁給王七一，小女兒嫁給盱眙李貞，只剩下小兒子沒成家。要是時和世順，一家子勤勤懇懇，佃幾十畝田，男耕女織，靠着人力多，省吃儉用，倒也過得日子。偏又時運不濟，二三兩房媳婦都先後病死，大孫子和二房的孩子也夭折了，王家滿門死絕，嫁給李家的小女兒也死了，李貞帶着他的兒子保兒逃荒，不知去向。這時又是一家三口同時疫死，偌大一個人家，只存下大嫂王氏和二姪文正，二哥和元璋自己了。本來糧食就不够半年，平時一家子都靠力氣血汗換飯吃，今年又旱又蝗，這一開眼看得打饑荒。估計大嫂還有娘家，借得三斗兩斗的，加上姪兒檢來的樹皮草根，還可以對付三兩個月；二哥呢，這幾天臉色也不大對勁。自己食量大，粗重活計雖幹得，卻苦於這荒年，連大戶人家也都逃荒去了，空有力氣沒處賣。

小時候雖曾跟蒙館老師上過幾個月學，認得幾個字，又苦不甚通解，做不得文墨勾當。父親在本地落籍，本是圖着這地方地多人手少，只要不躲懶，靠天吃飯，總活得。沒想到卻受了一輩子田主的氣，三節送禮，陪着笑臉，還是掂斤播兩的嫌麥子太潮，不够秤。那一些管事的更是刁難刻薄，饒是肥雞大肉請他們，還拍桌拍凳，臉上剝不出一絲笑容。這年頭能少交一點租就算恩德了，還敢向他們開口借糧！本家呢，伯叔父這一房在泗州盱眙縣，是祖父手起的家，伯父底下有四房，聽說近年也衰落了，幾個哥哥姪兒都先後去世，只剩一個四嫂在守寡，看光景也投奔不得。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朱家巷還有許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戶，本地不出金子，官府卻按年按額定的數目要，只好到旁縣買金子繳納，後來實在賠納不起，沒奈何，只好合家遷居到泗州盱眙縣。那邊幾代沒來往，情況不明。再老的老家原是沛縣，如今隔了幾百年，越發不用說了。

舅家呢，外祖陳公那一嘴的大白鬍子，慣常仰着頭，那叩齒念咒的神氣還依稀記得。外祖死的那年已經九十九歲了，差一年便算人瑞，可以報官領賞銀，據說還有花紅，縣太爺還要和他作揖呢。母親曾翻來覆去的說外祖的故事，這話已有五六